



《劳动号子》中担当“时代号子手”

霍尊不抗拒与父亲火风同台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广东卫视大型原创音乐节目《劳动号子》今晚将播第三期，“时代号子手”陈思思、霍尊、刘力扬，将联袂王铮亮、阿兰、师鹏带来《赶牲灵》《拔根芦柴花》《太阳出来喜洋洋》《黄河涛声》《打墙歌》《劳动号子》等劳动金曲。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霍尊，向来以“仙气飘飘”形象示人的他，此次带领大家唱起劳动之歌，在歌路、曲风、唱腔和形象上都突破颇大。

A 打破自我，尝试“不可能”

谈及参加《劳动号子》的感受，霍尊坦言自己对于号子歌“完全不了解”：“不仅不熟悉，也有很多不适合自己唱的，那么在有限的曲目中，我选一些有信心可以改编好的，这是一个学习、接纳的过程。”之所以乐于参与，是因为过往的经验告诉他，“我现在所受益的一些事情，都是我当初觉得比较陌生排斥的”。

改编和演绎号子的过程中，霍尊感到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时代的隔阂：“我没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真情



霍尊

C 造型仙气？懒得费心思

作为粉丝眼中的古风美男，霍尊的穿衣打扮一直很有特点，霍尊表示：“唱歌七年了，越来越了解自己的音乐气质比较适合穿哪一类服装，衣着也慢慢培养出自己的风格。”

至于外人看来颇费心思的穿搭，霍尊自己“完全不操心”：“我比较懒，全权付托给工作人员。我的衣品有人喜欢，也有人

吐槽，但我私下里穿衣服绝对不像舞台上一样，我也懒得在这上面花心思，日常就是穿着什么穿什么。”

那么对于自己的音乐道路有什么规划？霍尊说：“做音乐、艺术还是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能一味地寻求突破，那会失去本真。你什么都尝试，反而容易迷失自己。”

D 父亲空降？不会太意外

作为著名歌手火风的儿子，霍尊和父亲的歌路完全不同。霍尊觉得《劳动号子》是一档“理论上对父亲再合适不过的节目”：“感觉他就是为这个节目而生的，所有的号子歌他都会唱。”霍尊透露，他已经碰到两次节目组瞒着他偷偷将父亲请来的演出经验：“所以我这一次也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我爸突然空降，我也不奇怪。”

父子同台唱歌是一种什么感觉？霍尊印象深刻：“第一次同台是在七年前，感觉很微妙，很熟悉

但又很陌生。”霍尊表示：“尽管我知道我爸是一个有很多优秀作品的歌手，但他在我生活中的形象从来就是‘父亲’。我以前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跟他同台，但如今有过不止一次这种经历，这种化学反应还挺微妙的。”

都说父子是冤家，父子同台会不会有种暗中较量的感觉？霍尊认为“完全没有”：“同台的时候，他会托着我，我也习惯托着别人。我们在音色、驾驭不同风格的能力上是互补的，所以不存在打架和较劲。”

B 激发潜能，发掘新唱法

录制《劳动号子》的过程中，霍尊的潜能也被激发出来，与歌手阿兰一起合作的《拉网小调》，让霍尊觉得“没想到自己还可以这么唱”。这首歌除了要用日语演唱之外，霍尊还放弃了自己一贯擅长的细腻转音，“我负责演绎男声部分，要凸显阳刚力量，一些穿花绕线的细节部分就留给阿兰来

做，算是突破了一回自我。”

虽然每首歌准备的时间很短，但霍尊认为，《劳动号子》中已经“不留遗憾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了出来”，还尝试了一些他认为好玩有意思的歌曲：“比如《拔根芦柴花》是江浙一带的民歌，很俏皮很风趣，在演绎过程中我也表现得很欢脱。”

黄俊英徒弟登陆中央车站办专场，新派粤语相声到底有多新？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德云社兴起，为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带来大批年轻粉丝。在广州也有这样一批有心人，他们以“新派粤语相声”自居，力图让粤语相声焕发新生。11月23日，相声演员何志锋和吴海杰将登陆羊城创意产业园·中央车站展演中心，举办专场演出“杰靓锋骚笑音乐会”，为观众带来一场新鲜逗趣的粤语新派相声演出。

“笑音乐会”是什么？简言之，就是粤语相声基调+流行音乐元素+当下的潮流话题，目的只有一个：把你逗笑。近日，何志锋和吴海杰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解析“笑音乐会”的来龙去脉。吴海杰强调，笑音乐会不是栋笃笑，“如果做成了栋笃笑，就对不起这个票价了。”

这是“笑音乐会”不是栋笃笑

● 有说有笑有音乐，希望给大家做个心灵SPA

广东观众经常能在电视上见到何志锋和吴海杰：吴海杰在《外来媳妇本地郎》扮演“列有银”一角；何志锋则在另一部广东经典情景剧《七十二家房客》中扮演搞笑警察“二五八”。但他们的确是正儿八经的相声演员，师从粤语相声泰斗黄俊英，目前是广州相声团旗下的演员。

为什么要“笑音乐会”？两人非常坦白：“传统相声日渐式微，这条路已经越来越窄。如果不想点新形式，年轻人是不会看的。”笑音乐会的舞台配置跟演唱会无异：多变的灯光、LED幕墙，还有现场乐队。吴海杰和何志锋两人也会施展浑身解数，既要讲、又要唱。在他们看来，笑音乐会可以消除人们对相声的刻板印象：

“相较于相声，笑音乐会更轻松，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开开心心做个心灵SPA。”

此前，笑会在顺德开过专场，观众热烈的反响给了吴海杰和何志锋不少信心：“那次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人喊‘安可’。”顺德场之后，他们针对观众的反馈做出了不少调整：“我们对表演风格、歌曲设置、长度等都做了修改。”他们形容广州场是一次“汇报演出”：“家人、朋友都会过来看，这次不能输！”

师父黄俊英非常支持两位徒弟的创新做法：“我看过，现场有band，不仅讲相声，也唱流行歌，很好、很有想法。”在广州场的笑会上，黄俊英还会以嘉宾身份出场，身体力行支持徒弟。

● 相声如多年醇酒，魅力非栋笃笑能取代

为了推广相声，吴海杰和何志锋开通了短视频账号，但不愿意成为一个“讲段子的人”，也不想跟风做栋笃笑。哪怕是短视频，他们都希望能体现出相声的技巧：不能平铺直叙，一分钟里面起码要有三个层次的笑点。他们不喜欢把一个相声拆成几个段子这种行为：“相声必

须有铺垫，最后再抖包袱才会好笑。就好像突然给你一颗糖，你不会觉得好吃；但如果你们喝了斑痧凉茶再吃糖，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有人把笑误会误解为栋笃笑，但在他们看来，笑会的形式无论怎么变，基础仍然是相声。吴海杰表示：“我们会加入很多相声的技巧进去，做出相声的味道。”

吴海杰形容，栋笃笑像啤酒，喝下去很爽；相声则是红酒，需要靠多年的经验酿造而成。相声的技巧和规矩，正是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栋笃笑时效性很强，过了几年之后，可能就不会觉得好笑。相声有很多技巧，这都是前人实践多年得出的经验。哪怕讲的是观众不熟悉的事，也能让人觉得好笑。栋笃笑可以当场写当场讲，相声则一定要经过千锤百炼、多次排演，才能拿给观众看。”



教育·大学城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政文编辑部主编/责编 解素蔚/美编 林春萍/校对 李红雨 A14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通讯员 华轩 实习生 张颖

10月26-28日，刚刚获得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格雷格·塞门扎(Gregg L. Semenza)到访华南理工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和访问活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高松会见并授予他华南理工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格雷格·塞门扎是刚刚颁布的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活跃于医学及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的重要科学家，目前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血管疾病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医学部、肿瘤学部、放射肿瘤学部、生化学部的教授。

1992年，他因发现低氧诱导因子(HIF1)而成为现代低氧及氧化应激研究的奠基人，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对肿瘤学及心血管疾病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久前，他因发现细胞感知和适应环境含氧量的相关机制被授予201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塞门扎表示，将与华南理工大学全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缺氧诱导因子在生理学和医学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分享了自己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与师生交流。

他是如何“破解”氧气感应机制谜题的？据了解，人体在感到缺氧时，细胞就会分泌一种激素，让身体多生产红细胞，尽快恢复氧气的供应。人体细胞是怎么做到对氧气浓度的及时探测和反应？塞门扎和另一名英国医学家发现，这是因为在人体细胞中，有一种参与垃圾分类的细胞因子——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科学家推测，如果用药物打破癌细胞的缺氧保护，阻断氧气感应机制，就有可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甚至杀死癌细胞！

为了表彰他们的发现，2019年，诺奖委员会将授予塞门扎等3位科学家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发现，也为抗击贫血、癌症和许多其他疾病的最新策略铺平了道路。

发现细胞氧气感应机制找到抗癌“武器”

这是怎么回事？科学家们陆续发现，这是因为在人体细胞中，还有一帮分子在默默地搞垃圾分类。人体不缺氧时，氧气和一种叫做VHL的分子，会将缺氧诱导因子-1α，标记成“易腐垃圾”。于是，细胞就会把它分解掉，防止人体过度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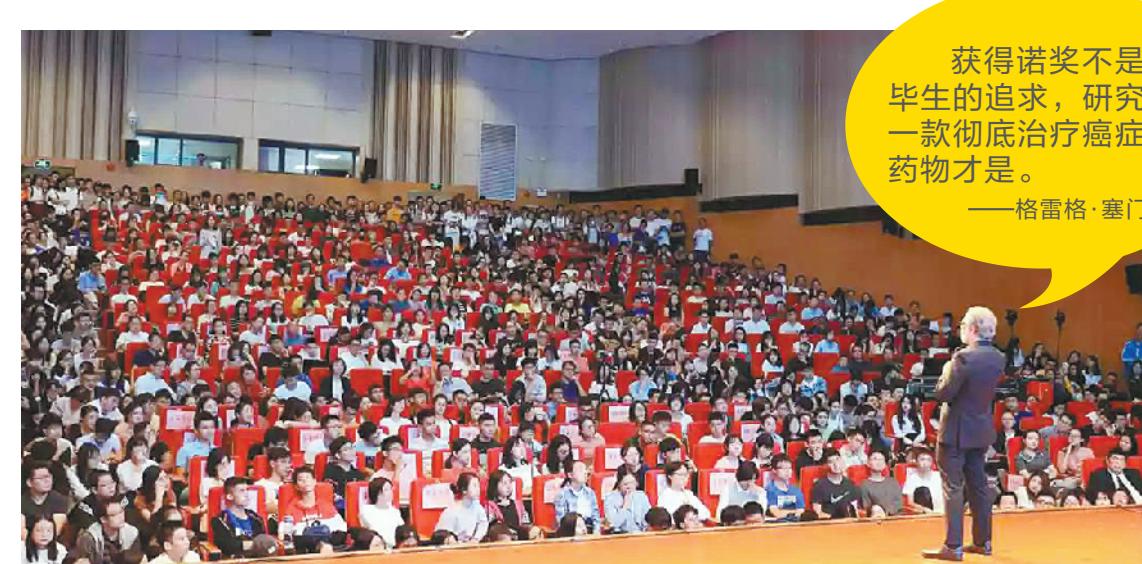
氧气感应机制是许多疾病的的核心。比如，它会刺激血管的形成、重塑代谢，使以癌细胞大量增殖。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找到了对抗癌细胞生长的“武器”。

科学家推测，如果用药物打破癌细胞的缺氧保护，阻断氧气感应机制，就有可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甚至杀死癌细胞！

为了表彰他们的发现，2019年，诺奖委员会将授予塞门扎等3位科学家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发现，也为抗击贫血、癌症和许多其他疾病的最新策略铺平了道路。

新晋诺奖得主格雷格·塞门扎

受聘华工名誉教授 揭秘诺奖背后故事



获得诺奖不是我毕生的追求，研究出一款彻底治疗癌症的药物才是。

——格雷格·塞门扎

将参与建设华工广州国际校区肿瘤学研究所

此次来访，塞门扎表示，将与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与交流，助推学院在学术、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速度提升。

据了解，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首批建设的学院之一，面向国家生命科学发展前沿和健康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以生物医学为牵引，发展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科学、生物制药紧密结合的学科。

此前，得益于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正在推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学校为学院提供咨询和指导，并定期访问。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高松向

格雷格·塞门扎颁发聘书



对话格雷格·塞门扎： 诺奖背后 也有中国学生的付出

羊城晚报：您的研究为癌患者带来了福音，从研究到临床应用还需要多久？

塞门扎：我们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研究细胞是如何接收氧气的，这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氧气对于我们一些常见疾病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心脏病、癌症等。世界上非常多的研究所都会根据我们的科研项目做出应用的尝试，已经有一款药物正在进行肾癌治疗的测试。还有一些药物是用于治疗贫血的，其中有一款药物有望投入生产，应用到临床。接下来我们会进行动物实验，应用到病人身上应该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羊城晚报：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获得诺奖背后的故事？

塞门扎：我的研究所里有4个中国研究生，其中，有两位中国学生参与这项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主要负责提炼DNA，以及找出DNA与基因排序之间的关联关系。他们也发表过很多论文，学术研究非常出色。

羊城晚报：您对有志于科研的中国学生有什么建议？

塞门扎：中国学生学术功底非常扎实，而且聪明、勤奋。对于学生来说，我认为，创造性对于科研是十分重要的，运用自由的思想，尽可能地发挥和创新。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去理解一项科学事实是如何产生的，是谁发现的以及它未来的运用，不仅仅是学习和记忆。他们应该通过大量的阅读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并且参与到与自身专业领域相关的实验室中，体验科研工作是如何开展的。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抓住机遇。

羊城晚报：获得诺奖之后，您还有什么打算？

塞门扎：获得诺奖不是我毕生的追求，研究出一款彻底治疗癌症的药物才是。

生物医药的研究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而且和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投资的研究领域。目前，我们和华工的教授致力于癌细胞中氧气含量的研究，现在治疗癌症的药物大多关注获得大量氧气的细胞，而很少研究缺氧细胞的行为，而这将是我们今后重点的研究领域。